

「新聞自由」非爲所欲爲

□ 梁安琪



奧運保安是極嚴肅而且有一定規則的，採訪不能過禁區界線的規定人人平等，香港記者與內地保安人員衝突，這是一個牽涉到法治、公眾秩序與新聞自由等的問題，生活在兩種制度之下的特區傳媒與內地執法者有必要就原則和態度多方面達成共識。

近日香港媒體在採訪時接連出現與別人身體碰撞的火爆場面，例如在京城拍攝群衆排隊買奧運票時與公安發生衝突；企圖近距離拍王菲、李亞鵬女兒照片時，被李亞鵬「叉頭」甚至起飛腳，李甚至聲言再有類似的情況是「見一次打一次」。照以上兩宗案例看來，香港記者都是與內地公安、內地藝人因採訪而發生動粗的不愉快事件，在「一國兩制」的旗幟下，大家也應好好的從新聞自由、知情權、私隱就資本主義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作冷靜而深層次的思考。

新聞採訪 要有底線

所謂「一國兩制」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根據《基本法》，在回歸後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同的制度便有不同的特質和原則，否則亦不需要有「兩制」。經歷了過百年英國殖民管治的香港，社會特質一向商業化，歷史問題和政治從來都不是普羅大眾的研究主流，大部分港人對政治如冷感便流於一知半解，政客對於政見的表述更多是表面式的口號化和附和化，舉例在爭相呼喊「爭取」普選時，有多少人能講得出普選的定義？是以香港和內地既然所行的制度不同，處事手法有別是理所當然的，怎樣互相尊重和包容以至配合，才能全面地將一些事情做好？一向自我中心很重的港人，有時是否因為眼中只有資本主義的慣常操作而忘了社會主義也有其自己的價值觀？

傳媒有特殊地位這個概念源自西方國家。在十九世紀時媒體在英國被喻為貴族、平民、僧侶之外的「第四階級」，其後到了二十世紀美國報業發達，影響力非同小可，於是有人稱之為三權（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權，繼而引出四權分立的概念，傳媒於是有一種「觸摸不得」（untouchable）的光環，新聞自由是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一項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戰幕已經拉開。在首日（十九日）開始接受提名報名時，選舉事務處已接到三十八張報名表，打破了歷屆首日報名紀錄。單看參選報名表格之多已夠晒熱鬧，可謂好戲連場，不單令選民看到眼花繚亂，就連一些所謂選舉政論專家，也不敢貿然判斷，誰會領風騷。

當初人們估計，分區直選最複雜最多變數的地區首推港島及新界西。但從近日所見，其實五大選區，除了九龍東之外，其他四個選區都旗鼓相當，好戲連場。所謂好戲者，指的是同一選區內，既有兩派對壘，又有同室搶票，更有一些想藉翻轉相爭，漁人得利的獨立人士。可以說，政黨有政黨的優勢和「死穴」，獨立參選人也有不足和特點，未到最後一刻，也不知道誰勝誰負，誰能奪得議席。民調也者，也未必能準確預測得到。

新人輩出競爭激烈

以港島區的選情來說，六個議席，六十多萬選民，以五成三的投票率計，約三十五萬選票，每個議席起碼要有五萬二千張選票才能當選。幾個政黨，再加葉劉淑儀等，如何瓜分六個議席，坊間及政論人士都衆說紛紛，有說由公民黨、民建聯、葉劉瓜分。然而民主黨的甘乃威、楊森，以及何秀蘭又沒有機會染指，都存在不小的變數：一看葉劉與民建聯的票源分配，二看反對派陣營的內鬥程度如何。此外，另一個猜測，即「三三」制，建制派取三席，反對派取三席。公民黨取兩席，民主黨或何秀蘭可能搶得一席，而葉劉或民建聯中只能取得一席。目前葉劉的民調據說達百分之二十五，如果民調準確，葉劉可穩奪議席，那民建聯又有沒有機會爭取兩席？關鍵在於如何配票以及珠三角一帶的港島選民當日回港投票的意欲如何。更要視乎反對派幾大山頭如何分票。

新界西，議席八個。除了有四個政黨派人參選之外，同時還有五、六個屬勞工基層背景的人士參選，戰況想必也激烈。新界西不同港島，勞工基層票佔整個選區百分之七十五。今次五、六個有勞工基層背景的人士參選此區，就是看中這百分之七十五的選票。這究竟政黨佔到優勢或是勞工基層人士佔到優勢，難說。上屆有三個政黨可以各取兩個議席，今屆肯定不會重現這種現象，因為參選此區的勞工基層人士都不是泛泛之輩，各有支持者，隨時會奪取三個議席也不奇怪，問題視乎勞工基層的投票意欲和取向，他們隨時可左右大局。

選民水平大為提高

對於新界東，七個議席，據說有六個政黨參選，還有一些政黨分拆兩三張報選的情況，究竟是好是壞，還是未知之數。也有一些獨立人士參選。如此這般，選情激烈不在話下，但不少人的關注焦點卻落在「長毛」身上。「長毛」是上屆新界東的議員，今屆又如何？有人認為他連任的機會不大，有人認為他還有機會，但不會成為議員，他在上屆成爲議員只是個異數，四年後的今天，「長毛」已失去他有利連任的條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今時今日的選民不似四年前，對投票選議員的認知已有所提高。「長毛」的街頭鬥士形象已失去效用。

九龍西的選情看來單純，五個議席，然而參選的政黨及獨立人士及新人卻不少，而且很有實力，也是充滿變數的一個選區。在這區盤據多年的一個老牌「地盤政黨」看來起不了作用，漸走下坡，不成氣氛。坊間行情卻看好三個新人。若然五個議席有三個被新參選者取得，對九龍西來說無疑是一個新景象新希望。不過，選舉往後變數，如何打動選民投自己一票，當然要有多方面配合，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今年的選舉議題，直到目前為止，還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只有這種與選民息息相關的議題，才能拉動選民投其一票，才能令香港經濟發展，市民安居樂業，社會祥和，最重要的是看言行是否一致，單是做驕不行，慣於做驕終會被選民駁棄。

但無論如何，參與今屆立法會選舉人數之多畢竟是可喜的事，讓全港選民選擇多了，考考大家的眼光。

所以說，好戲還在後面。

立會選舉好戲連場

市民自救

· 三 龍 ·

奧馬保安要讓人放心

□ 譚文天



凡是恐怖組織及其成員，都是見不得人的，這一點，從他們蒙面、包頭才夠膽敢在公眾場合便可以證明。日前，一個自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的恐怖組織，自稱對五月以來發生在昆明、上海的巴士爆炸，溫州的拖拉機撞私家車爆炸，以及廣州的塑膠廠爆炸負責，又威脅北京奧運及其他協辦城市，說要用各種方法包括前所未用的方法進行破壞，企圖迫使停止舉辦奧運。

這一「疆獨」組織於網上發放的短片，粗製濫造，錯漏百出，例如將五月十七日發生的溫州爆炸案說成七月十七日，又例如威脅要破壞八個主辦及協辦奧運的城市，實際上主辦和協辦城市只得七個，即北京、上海、天津、青島、瀋陽、秦皇島及香港，何來第八個城市？至於這一恐怖組織要脅停辦奧運，這是狂妄之極，也比「痴人說夢」更「痴人說夢」。恐怖組織「幾隻蒼蠅嗡嗡叫」，「停辦奧運」，有這個可能嗎？

恐襲罪大 人人喊打

這一恐怖組織自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似乎是要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簡稱「東突」）作出區分。後者又稱「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總之，無論稱「東突」或「東伊運」，它是幾十個「疆獨」組織中最激進、最極端的恐怖組織，幾十年來，它不惜用一切卑劣、兇殘的手段謀求新疆「獨立」，它製造過幾十次破壞事件，也多次策劃、指揮以暴力手段殺害公安幹警和無辜平民的案件，堪稱沾滿鮮血。

公安部於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中曾公布首批認定的四個東突恐怖組織，排頭位的就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其餘三個爲「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東突厥斯坦新聞信息中心」。西方國家

原本在「反華」宗旨下，肆意對「東突組織」寄予支持。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也漸漸認清了這些「東突組織」的真面目，它們實質上就跟拉登、「基地」、「阿爾蓋達」一樣是不折不扣的恐怖組織。紐約「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對此的認識也就更清楚了。事實上，聯合國也已經將「東伊運」列入恐怖組織的名單之內。「東伊運」或稱「東突」已成爲「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擾亂人心 居心叵測

這一回，在網上發布東拆西湊錄像的恐怖組織自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少了一個「東」字，相信與「東突」的恐怖臭名遠播及被聯合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有關。但玩這種把戲根本騙不了人。有知情人士指出，「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其實就是「東突」或「東伊運」的化身。而且，有關部門也已經明白，昆明、上海等地的幾起爆炸案，與「東突」等恐怖組織並無關係，只是「東突」利用來嚇人而已。舉例說，溫州載炸藥拖拉機撞私家車，引起爆炸，十九人死、三十八人傷的事件，賭輸了錢的罪嫌當場炸死，地下賭場的東主亦於七月十七日落網被拘，此事根本不涉恐怖襲擊。「突厥斯坦伊斯蘭黨」自言對事件負責，其實是居心叵測，蓄意擾亂人心，妄圖引起社會恐慌，再藉機製造事端，以便破壞北京奧運。

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起，世上三股黑惡勢力，即分裂主義勢力、極端宗教主義勢力和恐怖主義勢力，匯聚中亞地區，中亞某些國家成了恐怖主義的「大本營」，也成了恐怖組織的滋生地。其對社會安全的危害性，那也不用多說了。「九·一·一」事件就是一大教訓。

新疆與中亞地區東部接壤，新疆與恐怖組織也就有了緊密的「地緣聯繫」，「疆獨」組織也由此而生，其中就包括「東突」或「東伊運」這樣的恐怖組織。「東突」恐怖分子其實就是一幫極端的民族主義分裂分子，他們追求的理念是「疆獨」，他們企圖通過各種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



政府要求零售雞檔表態交還牌照的日期已經屆滿。交還牌照的雞販只有72%，尚未達要求的85%人選擇結業。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表示，交還牌照的雞販雖比政府及業界預測的少，但收回7成牌照對政府監察禽流感有一定成效，故決定啓動特惠金方案，並把發還牌照的申請期限壓後多兩個月，讓業界能有更多時間考慮。

實施「日日清」初見成效，使長期以來堅持「人雞分隔」，堅持盡快實施中央屠宰的專家們鬆了一口氣。雖然這些措施爲了杜絕禽流感的感染渠道，保障市民健康，但由於涉及面甚廣，一度遭到業界的激烈反對。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教授，甚至會因此而受到滋擾。

防範杜絕禽流感傳染，是一場艱辛的戰爭，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不過，何柏良在繼續這場戰爭的同時，又開闢了一個新的戰場——加入九月立法會醫學界功能組別的選舉戰圈。對於何柏良來說，玩政治完全是新丁，但他表示，參選經過深思熟慮，不是一時衝動，服務社群和勇於承擔，改善社會不足之處是促成他決定參選的動機。

被抹黑只會更努力

雖然是新丁，何柏良卻得到醫學界多名權威人物的鼎力支持，包括「沙士專家」、港大微生物系主任袁國勇、「換肝之父」范上達及醫學界翹楚港大醫學院教授楊紫芝等，均出席他的出選誓師大會。所以，新丁也是有實力的。有實力的新丁自然遭人忌，於是坊間流言四起，何柏良被指背後有中聯辦及監管局力撐。

剛剛下海的何柏良大惑不解：「會用這種方法，反映說這些話的人很沒有信心。但無論是什麼傳言或攻擊，只會鼓勵我更加努力，做好本份。醫生是個專業，看事情比較正面，不會搞攻擊對手爲自己助選。」

何柏良沒有任何政治背景，但照樣避免不了被抹黑，倒也不會令人意外。因爲他沒有埋反對派堆，而且還將與反對派醫學界議員郭家麒逐一席之位。在香港政壇上，只要你不向反對派堆，或與反對派人士有利益衝突，就要準備莫名其妙地被抹黑了。

扎根地區工作20多年的反對派港同盟和民主黨創黨成員黎志強，自突然宣布退黨以獨立身份參選後，使民主黨在港島區的競選佈局大受影響。因此，什麼「有親北京人士支持他參選」的抹黑接踵而來。黎志強十分委屈地說，這種說法「幼稚到不得了」。說這話的人還是反對派人士及「支聯會」成員，參選最大心願是爲反對派爭第四席，又說這是向自己生命的一種交代，因爲他已60歲，「時不我待」。

最大心願是爲反對派爭第四席，只因爲怕「時不我待」，失去參選機會而退黨，結果仍然要被自己友抹黑。所以，何柏良唔理堆而被抹黑，也不算太委屈了。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年輕人禮讓觀念淡薄

□ 白 沙



香港社會向來予人的印象是禮讓、和諧，尤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可以見到不少主動讓座的行爲。但是，這種舉止正受到考驗，尤其是年輕一代，好些對讓座甚不以爲意，認爲不給有需要的人讓座不等於自己的品德有什麼問題。

有團體最近特別就交通工具的讓座情況做了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人的禮讓不及格。

調查主要針對給孕婦讓座的情況，結果頗令人失望，調查以十分爲滿分，受訪市民給自己評6.5分，但受訪孕婦給讓座者的分數只有4.6分，認爲巴士上很少有人或根本不會有人主動給她們讓座，而不讓座的受訪市民的答案令人啼笑皆非，原來他們以爲孕婦是胖婦作藉口，因而不必讓座，這的確很難令人接受。

把孕婦與胖婦區分開來並不難，說出這樣的「理由」只能是故意推搪。調查機構建議向孕婦發放一種可資識別的臂章之類東西，讓她們佩戴出街，以引起市民的注意而作出禮讓。

筆者認爲此法萬不可實施，要孕婦這樣告訴別人讓座，香港這個號稱文明的社會的名聲大概要掃地了。文明禮讓是必須自覺做的，任何強制措施只會適得其反。

因此，培養市民的禮讓習慣，尤其是加強青少年一代的禮讓意識，需要的是宣傳和教育。

或「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總之是要新疆開「獨立」。而且，在「疆獨」分子的心目中，未來的「國家」應是宗教極端和極權集於一身的「國家」。這種想法和模式，其對周邊地區與全球和平的危險性，堪稱不言而喻。

銅牆鐵壁 岳能破壞

對於自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在網上發布錄像進行威脅，雖然有關部門已認定「造假」，但對恐怖組織的這類威脅，卻也萬萬不能掉以輕心。有云：「不怕一萬，只怕一毛。」又云「防人之心不可無」。因爲，這個「黨」的錄像聲明（拉登及其組織也多採用這種方式表態），不論從任何角度觀察及分析，始終都是恐怖主義的威脅。

儘管有關部門已確定上海、昆明等地的幾起爆炸案與恐怖組織無關，但臨近奧運開幕，各地的戒備還是加強了。北京奧運主場館「鳥巢」和「水立方」附近，還由解放軍部署了地對空導彈，傾向來自空中的恐怖襲擊。

中國要辦「平安奧運」，絕對不是說着玩的空話，中國有決心、有信心、也有能力辦成「平安奧運」。中國除了了解放軍、武警、特警（如著名的「雪狼突擊隊」）以及受過訓練的保安之外，還發動、布置了一場「人民戰爭」，數以萬計的大、中學生（正好放暑假）和北京市民（主要是已退休人士），成為「平安奧運」的義工，站崗、放哨防止行動鬼祟的異常人士或不明來歷物品出現在自己的管轄區。這一場「人民戰爭」，也是「平安奧運」的一大保證。

順便說一句：香港協辦奧馬，因情報未顯示會有恐襲，仍維持中度戒備，但當局已指示前線警員提高警惕，而賽場及選手村（沙田帝都酒店）一帶的保安嚴密已是人所共見。

總之，京奧主辦和協辦城市的安保工作恍如銅牆鐵壁，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想進行破壞，「有咁易」也。

作者為資深傳媒人